

思维种种喻义而修习无常

在“一切行无常”的大法则下，细化地解释可以分成九类，这九类主要针对人间，我们身上最近的事来说。看到生的要死，积的要尽，聚的要散，合的要离，高的要堕等等，就知道无常是决定的法性。如果具体地来认识这一类一类，那对每一类就都死心了。如果把无常观渗透到每一事、每一法上，那它就会像大铁锤一样，砸碎我们对现世的各种贪欲、耽著等，有这个必要。

无常9种类别：

1. 有生皆归死
2. 积集皆消散
3. 合会皆别离
4. 堆积皆倒塌
5. 崇高皆堕落
6. 怨亲无常
7. 苦乐无常
8. 贤劣无常与分别无常

有生皆归死

也就是说，高如天空、威如霹雳、富如龙王、美如天仙、饰如彩虹，无论是谁以及是怎样的，当死猝然降临时，都没有一刹那的自由，而裸体空手放在腋下后，对物（财物）、亲（近亲）、眷（弟子）、部（属民）以及饮食受用这一切，明明不想离开却要遗弃，而如从酥油的中央拔毛一样，离世而走。

“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”。现世任何法都无可归依，只有圣法可归依，因此要唯一转向正法，发心“从现在起一定要修一个殊胜的正法”，而且要精勤努力。

这段前半句说到死来时无法退却。在生时如果有地位、威势、财富、美貌、妙食等，那可以遮退各种损害。

接着要确立死法的定解，由此会知道，当死来临时无法遮退。由于生的法性就是死，有生就有死，譬如花瓣凋落时无法挽回，灯到油尽时再也不能闪光，无论有多少因素也无法把死法变成不死法

接着对于死时走的状况要从涵义、譬喻、法理三个方面来认定。先讲涵义。当时对于平生最爱重的法恋恋不舍、不想离开，然而却全部要舍弃。平生爱重的法大体包括五类：一、物，包括房子、车子、电器、产业等财物；二、亲，指夫妻、子女等近亲；三、眷，指徒众；四、部，指部下、属民；五、享受，指饮食受用，包括各种色声香味触五欲。因为一生都把这些现世法执为我所，费尽心思去经营、积累、维护，一生上万天几十万个小时都在这里串习，成了坚固的习性，所以死时实在不想离开这些。然而到引业尽时，这一世的相都要隐没，要全部抛舍而进入后世。

这种状况用譬喻来认识。就像在酥油中间拔出一根毛，从此就到另一番境界里去了。“毛”譬喻现世的心识，“酥油”表示围绕在身边、所爱著的一切现世法，“拔”指神识离体，这时就完全从现世法中出来了。现世的一切就像影片谢幕一样完全隐没，进入中阴而冥阳两隔，阳世法没法带到阴界。

纵为数千僧徒首领的上师，也一个僧徒带不走；纵为数万部下的头人，也一个仆人带不走；纵是享有南瞻部洲一切事物的主宰，也一针一线无权带走；甚至自己最爱惜的身体，也要遗弃后而走。

这里讲到，身体、财物、眷属三大类法，死时都要抛舍，不能对自己做利益。也就是，佛法中的上师有很多出家徒众，走的时候一个徒弟也带不了。世法里的头人或王者，在生时有几万部下，死的时候一个仆人也带不走。

那时活的时候，身包在上等的绸缎中，口处在饮茶酒的境界中，崇高及庄严如天神般的身体，也成了所谓的尸体，见而生畏，脸色发青，僵僵地歪斜，是变成这么样的。米拉日巴尊者说：见而生畏之尸体，即在现今此身有。彼时用绳捆住，以帘遮蔽，以土石垫住，碗也倒扣枕边，平生怎样爱惜爱重，都作了可怖及发呕之处。现在虽然把羔儿皮衣或者柔软毛皮叠好，作了枕头，也是在上面睡一个时辰，忽然身体不适，就要左右翻身。然而，彼时只是一块石头或者草皮垫在脸下后，头上任沾尘土，不出此状。

死的时候出现大无常，这要与生前的身体状况作对比。人生前对自己的身体相当宝爱，给它做最好的装扮，使得它体面，把身体裹在绸缎中。按今天来说，裹在各种华贵的名服中，很有风度，不能让“我”的形象有一点不好。其次，这张嘴要喝上等的茶酒。像这样，看起来很高贵，有个很了不起的身体，崇高、庄严，像天神一样。今天的男士女士们个个打扮得像天仙，哪个不是让自己高、让自己庄严呢？

但是死的时候，身体变成什么状况呢？脸色发青，全身僵硬，歪斜地躺着。别人一见就害怕：“那是死人！”离得远远的。变成这样了。庄严在哪里呢？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身体。崇高在哪里呢？人们只想赶紧处理掉，再过三天就烂了，苍蝇在上面嗡嗡飞，发出阵阵尸臭，谁愿意看到？赶紧处理掉！哪里还有所谓的高贵呢？



所以米拉日巴尊者说：那个见到就害怕的尸体，就在现在你这个身体上有的。这个“有”是相连的意思，指死生相连、生是死法，在活体上就有尸体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它不是同体的在，而是指法性的缘故，生的后边际就是死。身体里有很多脉，运行的时候就是活着的身体，到了最后就是尸体，所以说在它上面有尸体。好比说在喜庆中有悲哀，在团聚中有分离，在崇高中有堕落等，都是从有为法的法性而言。在任何一个生法里面就有死，在任何一个活着的身体里面就有尸体，它的法性是如此，最终决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就像《涅槃经》说的，功德天与黑暗女形影不离一样。

有生皆归死

现在像我们的一家之主或家庭主力认为：我自己没有的话，剩下的人就只有饿死、冻死了，或者被怨敌杀死、被水冲走，现在这些人的受用、喜乐等，有这个，有那个，一切都唯一是我的恩德。但是死的时候，家人也是把他的尸体烧在火里，或者投在水里，或者扔在尸陀林中，处理到没有了之后，住在心乐的状态中，此外什么也没有。

我们在生时最执著家人了。作为一家之主或者家庭的主力，比如父母或长兄大姐等，会认为：“家里不能没有我，他们全靠我，我走了他们只有饿死、冻死了，或者遭到意外等，我实在不放心。因为我，他们才得到各种受用，才活得幸福快乐。由于这种我所执，就给儿女等作牛马。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，不做不行，放心不下，他们都是我的骨肉，我没完成这件心事还不能修法。其他的事不要紧，但这件事一定要考虑，我儿子、女儿还没结婚、出嫁，还没读完大学，还没找到工作。他们现在生活没着落，没房没车，还需要几百万块钱。我虽然五六十岁了，但我还是要去外面干一些活等等。”像这样，他心里一直记挂孩子们，觉得孩子们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那当然要负责到底，特别有一种执著。孩子都三四十岁了，还是放不下。

但实际上，自己死的时候，子女们会怎样呢？老爸老妈去世了，不能在家里放太久，赶紧拉到殡仪馆，三天后烧了，处理掉就好了，之后放进骨灰盒，什么时候放进塔里或撒进江里就安心，没有心事了。好一点的可能在几个月或半年里心情不太好，差一点的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就想不起这回事了，之后还是心情快乐、尽情享受，此外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样看来，子女等真能利益自己吗？你再怎么一辈子为他们好、作牛马，到最后好的还记得一点，不好的老早就忘光了。

有生皆归死

死时是需要唯一自己在中阴的处中无伴一个人漂泊，彼时唯一圣法成为归处故，心想：从现在起能否修成一个圣的天法？无论如何也需要精勤。数数地思维。

通过以上的观察，看到生的结局就是死，而死时一定要舍掉所有现世法，最爱执的身体、眷属和财富一点利益也没有，唯一是自己在中阴处里漂泊，别人帮不到。这时就发现，唯一圣法成为归依处，唯一圣法可靠。当看到死亡这个点时，就发现一切都要舍掉，一切都靠不上，只有圣法是归处。

积集皆消散

- 如是一切积集皆是尽法。也就是说，像主宰南瞻部洲的大王，也有终成乞丐的时候；许多上半生受用圆满的人，下半生财食、受用一切穷尽，饥饿而死；以及去年拥有几百匹牛马的人，也以雪灾或疾病等耗亡后，今年成了乞丐；又有昨天权财兼具的富贵人，也被敌人摧毁后，今天作了乞丐等。许多是我们现见的事。既然如此，受用、财物无法恒常拥有之故，心作是念：我需要修布施的路粮！数数思维。
- “一切积集皆是尽法”，具体谈到积集这一类有为法的法性，凡是积集都是无常性，无一例外。这种无常性表现为穷尽，所以说“皆是尽法”，它的法性就是穷尽。因此，世间任何的积集都要消散掉，没有一个能逃出无常法则。这是总说。
- 接着用例子来体会这一点。从大到小、从远到近逐渐去看，发现主宰南瞻部洲的大王也是一时福德力的显现，曾经拥有很多财富，但最终全部没有了，沦为乞丐。就像世尊在《阿含经》里讲的那样，做了多少世转轮王，过后也穷尽了，一下子消散掉了。当时出现了各种受用、财富，包括那么多的马宝、象宝、玉女宝、宫殿等，到最后一时间全部消散。有的几世以后沦落下界，再转生就不是转轮王，而变成乞丐了。这就可以看到，它是由因缘力支持的，而这股力量有限，当它耗尽时，各种受用等当即穷尽，丝毫不剩。

- 更近的是昨天和今天。昨天还有权有财的人，今天一下子被政治怨敌推下去，两手拷着镣铐，警察在后面押着，被推入牢狱里了。过去他仗着福业力作威作福，受众人拥戴，花天酒地，突然间一个政变或者突发事件，曾经的一切顿时都没有了。
- 这样就看到，财富是无法恒常拥有的，只不过在手上过一过而已，缘一尽当即消散。这就可以断定，有为法的财富是穷尽的法性，靠不住，唯一要把它转为法才有意义。怎么转呢？全部修成布施的路粮，它就转成法的内涵了，可以资助我的解脱之路。有了福德的光明照亮前程，我就会在道上逐渐增进。因此，一方面要看到有为法的财富是坏灭性，不可依靠；另一方面要看到，如果转成布施，那它就成了生死路上的资粮。这样以后就想：对于以后的财富，我都尽量拿去作布施，摄取道的资粮！这样断定，并数数思维来决定如是行持法道。

合会皆别离

- 一切聚会终究也无常分离，犹如国土各大市场道场中，来自异地的数千数万人聚会，此等一切最终也散归各自之地，现在我等师徒、主仆、福田施主及道友、兄弟、夫妻等，慈爱共住，也终究无法不分离。如果猛利死缘或骤发缘忽然发生的话，就连现在不分离的决定也无有。是故，现在聚会在一起的道友、夫妻等，也是会骤然骤然就分离的，故不作嗔恚、斗争、恶语争吵及打架等。而无长期相处的决定故，心作是念：仅仅瞬间的显现中，须慈悯相处而护他。如是思维。帕当巴云：“家人无常犹如集市客，不作恶语诤斗当热瓦。”
- 法则是聚会法终别离，或者聚会是别离的法，别离是聚会的法性，任何聚会的法最终都要别离。举例说，在各地的大道场、大市场中，忽然因缘聚合，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聚会在一起，但过不了多久，因缘一散都各自回到当地。像这样缘聚缘散，在一切聚会当中都有别离，因为是由因缘力在显现，因缘消散当即分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由此能够推断，像我们师徒、主仆、福田施主、道友、兄弟、夫妻等世间和佛法上的关系，平时相处得很好，彼此慈爱对待，心里没有隔阂矛盾，但尽管如此，最终也无法不分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法性的缘故，任何聚会法必然分离，没有反例，也不可能有什么方便使得别离性的法变成不别离。这样就从总体上得到了决定。

- 再要认定，这种别离骤然就会发生。也就是，所谓别离的因缘，包括死缘、骤发因缘。如果忽然发生猛利的因缘，那当即就要分离，所以连现在分不分离的决定都没有。这样就知道，道友、夫妻等现在在一起聚会，也是骤然骤然就会分离的。譬如，我们俩现在在这里，今天是否决定不分离呢？说不定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就觉得肯定不会分手，而且我们有愿要长期在一起。但要知道，这并不是凭自己的心愿来定的，而是由因缘在支持，它是有为法的法则。如果以宿世的因缘只能聚会两天，那到了第三天，突然之间就要分手。譬如一个人忽然生病倒地，被送到其他地方，或者忽然遭遇死缘就分手了，或者突然发生争吵，再也不合会了。像这样，一切都是由因缘力在显现，以这个缘故，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，最终必定分手。这就要想到，目前有这份缘要好好珍惜，在一起时不要嗔恚、斗争、恶语争吵以及打架等。
- 另外要知道，大家不决定能长期相处，很可能突然间就要分手，没几天能待在一起，所以，在暂时这一段缘里，要好好地对待对方，用慈心来关怀、护念。思维无常后要引发这种观念，一想到很快就要分手，何必计较一点小事，互不相让，恶语争吵呢？就像帕当巴尊者所说：家人无常就像集市客，暂时聚会在一处共同生活，缘一散，连最亲的儿女都要飞到别的地方，从此再也见不到，只是偶尔打个电话而已。可见不会待太久，在暂时相聚时不要恶语诤斗。再说人生不过百年，若干年后都要死，各奔他处。要像这样发起惜缘的心。



堆积皆倒塌

一切堆积的石堡也都终成倒塌，也就是昔日兴旺的城市及寺院的空虚之处，于此等起先也是有个好的主人，而现在阶段已成了禽鸟的窝巢。例如在天子赤松德赞时期，由幻化的工人建造，并且由邬金第二佛作过开光的桑耶三层宝顶，也突遭火灾而一日灭尽；法王松赞干布时代，红山宫殿有能堪比胜利妙宫那样，也是现在连基石亦不存的话，我等城中的屋宅及寺院如虫穴一般，对此作爱惜有何用呢？

一切堆积的建筑终究都会倒塌，这是无常性决定的，无一例外。从前在我们这国土里，曾经出现过无数城市、寺院等。以汉地来说，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，在那么辽阔的大地上，多少城市、多少建筑、多少亭台楼阁、街道、平民宅区、王宫王府等，到今天除了极少数的历史古迹外一点也找不到了。

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里，都曾有过很好的主人，他们以我所执都特别爱惜自己的家宅。认为这是我的家，那当然费尽心思去经营，哪怕对一砖一瓦、一桌一凳、一墙一壁等都费尽心血，但到了今天一个也不剩。

譬如天子赤松德赞期间。当时要建桑耶寺，有鬼神作乱，请来了莲师。他们被降伏后，晚上八部鬼神现成人相来建造，这叫“幻化的工匠”，白天由人来建造，出现了非常雄伟的规模。而且邬金第二佛亲自作开光，就像前面讲《莲师传》所说的那样。但是，一天突发火灾，桑耶三层宝顶毁于一旦了。像这样，因缘一到一点也存不了，它是有为法，哪里有坚实的自性？只是由暂时的因缘力出现的假相，一旦因缘破灭，遭受违缘，当下就没有了。再者，像法王松赞干布时期，红山宫殿建得像天上的胜利宫，但到了今天，连一块地基的石头也没有了。那么雄伟、壮观、不可思议的建筑全都没有了。

这里要看到一个藏人的心态。在他面前，桑耶寺和红山宫殿都是高大无比的殊胜庄严，而自己的屋子就是一个小虫洞。桑耶寺和红山宫殿尚且坏灭无余，我的虫洞还能保持吗？这时他心里有个觉悟。通过高下对比，看到最高的都丝毫不剩，是灭的法，就知道我这个低的更是微不足道，是灭的法，爱重这个灭法有什么用呢？这时心里就能舍开：我不再求灭的法了，不再把人生精力都用在这上面。再怎么维持、经营、打造，也不过是一个小虫洞、是坏灭的法。这时他就能开始舍下，之后追随噶举先德的足迹，要入山住洞修持圣法了。



家的表征就是屋宅。所谓世间的家、佛法的家，无非就是房子和寺院两大类。人们不愿出离，就是因为陷在这两个法里。譬如地震来临时，震区大小、豪华简陋的所有屋子，一时间全部倒塌，那时人们都回到了无家状态，才知道家是保不住的。像这样，如果把破灭的一刻移到眼前，看到堆积的法——人心最爱恋、看重的屋宅，一刹那间全部破灭了，那时就会惊醒：这毕竟是保不住的，我经营它干什么呢？我竭力地想保持它、装修它、爱惜它，都是干什么呢？它是要破的法，搞那么辛苦最终还是塌掉，得不到任何东西，干什么呢？要这样问自己。这一问才知道毫无意义，这时就会毅然绝然地舍家出家：我要寻求坚实义，除了法道，再没有第二条路了。

堆积皆倒塌

由此心作是念:我要像噶举先德的传记那样，舍离家乡、取住异地、洞穴为居、野兽为友，损减衣、食、名誉三者后，对心依于法、法依于贫、贫依于死、死依于干涸之壑的觉沃噶当四依法，需要做个彻底的。从内心思维.

由这种对为了修法，一定要有环境的保护，切断过去的染污缘，投入到新的因缘当中。这就要过山洞的生活，它是最彻底的，也是获得成就最开始最重要的条件。到这里就远离了染污的红尘，各种杂染的眷属、发生贪嗔等的根源——网络、手机、电视等全部远离，在衣、食、名三方面全部减到最低。这时的心就叫做“断后继念”，再不想什么了，一心修法。然后实践噶当四依，把生命全部投入到法上，坚守法道的原则。而且在这上面要做一个彻底的，这就是我们修心的方向。这个心一定要发展出来，而且要修到非常淳厚，这样就有了出离行，法道才可能贯彻在分分秒秒当中。之后才谈得到修法成就，否则连一分成就也得不到。

无常的审视、认定，得了胜解后，就会发生心态上的转变，由此就有转心的做法.

崇高皆堕落

崇高之位、勇猛之势亦是无常的，例如顶生王是主宰四大部洲的金轮王，而且发展到统御三十三天天界，与天王帝释同坐一垫，战阿修罗，力能退却，也终堕地上，诸欲未得满足而死。现在我等所见的法中，亦是国王、政教共主的仲科及地方官等，凡具威权及名利者，常住彼状况的一个也没有。去年给别人判刑的法官们，也多见今年要睡在监狱里，因此以无常之权势有何用？是故心作是念：恒无衰坏天地众生普应供养的无上正等觉位，我唯修此。如是思维。

崇高的地位和勇猛的势力也是因缘所现，福德丧失时就会坏灭一空，堕落下来，变得非常可怜，所以是不可靠的。首先，要从远到近去认定这个问题，看到真相；其次，知道世人羡慕的地位、权力等不可靠后，一心求无上正等觉果位。

举一个例子。从远古说起，当时顶生王有很大的福德力，能自在地驾馭四大部洲，成了金轮王。所谓的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就是描述他的地位和力量。然而他的心不满足，一直上到三十三天，把天界都怀摄过来，和帝释天王分坐一个座位。他跟阿修罗打仗时，能打退修罗。但最终掉到地上，在各种欲望没得到满足中死去了。



当我们看到自我的那股劲时，我们开始明白“崇高必堕落”的涵义。实在太悲剧了，轮回里的人没有一个例外，都会这样死掉、这样堕下去。譬如，当感觉自我需要做这件事，认定为好的时候，就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劲头，一直往那里使，但这是不理智的，发自自我的私欲。就像我们要干一件事时会使劲干，因为喜欢、需要。吃个东西、上个网、看部小说、看个电影等，都会进入疯狂状态，会发现那股劲非常执拗、非常坚持。从那里我就感觉真是可怜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

在轮回竞争圈里，过去行善的福德力会把你托到一个地位，但很快又没有了，因为不是纯善的、无我的。圣人们没有自我，所以能留万古之名。所谓的“霸王”只是一时逞能，过后都像流星一样没有了。

观察我们能见闻到的事，坐到很高的官位，有权有势、有名有利等的这些，会发现常常在那个状态里安住的一个也没有，总是过后就退掉、降下去了。当今时代非常明显，譬如几年选举一次，一个班子过几年就淘汰出局，没有权势了。或者各种高层人物，几年以后就退下去等等。可见，这都是由因缘力暂时一现，不要迷恋。由这个观察会发现，心里使劲抓坏灭性的权势有什么用呢？这是一种痴心，所以要放下。



是故心作是念：恒无衰坏天地众生普应供养的无上正等觉位，我唯修此。

接着要想到：我现在要在法上取一个常时没有衰损和失坏，成为包括诸天人在内，一切众生应供处的无上圆满正等觉果位，我要修的是这样一个无上之位。

首先要认识到，无上正等觉位跟世间地位的差别。只有认清了这是真实、殊胜的地位，才会把原来那股劲全部移到求佛果上来，发展出道心。人都有一股能量，过去跟无明结合，就使劲地求世间高位。现在反过来见到真实义后，就一心勇求佛法上的真实位。这是解的转移，从邪解变成法上的胜解；又是欲的转移，从邪欲变成善法欲；又是勤的转移，从邪勤变成正勤。这样，心的能量就开发了，开始转入法道中。因此，进而要了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。

怨亲无常

如是怨亲也是无常，往昔圣者嘎达雅那前去乞食，见到某家有个主人怀里抱着一个儿子，吃一鱼肉，样子像吃得很香，一条母狗在啮嚼鱼骨，他用石头打狗。尊者神通观察，见到那鱼是他这世父亲转的，而那狗则是这世母亲转的，前世杀害自己的怨家因为有命债而转为儿子。尊者见而说偈：“边啖老父肉，边打亲生母，怀中抱杀敌，妻子啮夫骨，欲笑轮回法，（亲怨妄假立。）”在现生中也多有杀生仇家，后来作了和合的朋友，结成亲家，比其他朋友还好；又见到虽然是父母兄弟，但为了一点微薄的财物和受用而怀恨之后，一者对另一者作尽损害；以及虽是一家人或亲戚，但以少许骤生缘而成为怨敌，以一杀一。因此，任何怨亲都无有常，由此心作是念：我要以慈悲之心护一切有情。数数思维。

首先要看到怨没有常性、亲也没有常性，怨亲唯一是随自心假立而现的，这又要透过从远到近的观察来确认。确认以后，就要发展出对众生平等慈悲的心。

观察分两大部分。首先结合公案看前世今生间的怨亲不定，前世是怨，今生成亲，前世是亲，今生成怨，这是隔世观察；接着是一世观察，在一世的显现里就有亲变怨、怨变亲的情况，从中发现怨亲都是假的。然后就要纠正自己的心态，转到法道上。



怨从亲起

我看这“夙孽记”有一个体会，就是怨从亲起，两者相连，非常可怕。知道后就不想再立什么亲，不然必定有怨出来。

我们要深深地思维，看破亲怨的伎俩，看到这完全是私我的分别在无理取闹、随便安立。而且，这个心像精神病患者，它一旦立了亲，凡是跟这个亲有所违的都立为怨。这就是“情生智隔”，这个妄情会夺掉智慧，让人陷在烦恼态里，造下罪业，结果就要受惩罚。

由恨生爱

讲到这里我想，不单单是怨从亲起，还有亲从怨起。反方面有点难理解，我们换个词就会摸到相反的缘起规则，叫做“爱从恨生”“由恨生爱”。

譬如大孩子又丑又笨，父亲不喜欢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，聪明可爱，结果父亲就偏心，更喜欢第二个孩子，心马上不平等了。又好比婚外情、第三者插足等也是如此。由亲转怨、由恨生爱的事情比比皆是。

人都有喜新厌旧的本能，再一看到豆腐就狼吞虎咽一番。这就表现了我们轮回的心理机制。

举一个事例。杜顺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，华严宗初祖。有一次乞讨到施主家，施主抱着孩子求和尚消灾延寿。和尚久久看着，说：“这是你的怨家，要给他忏悔。”斋饭完毕让施主把孩子抱到河边。当时和尚把孩子抛进水里，夫妇捶胸嚎叫。和尚说：“你儿还在。”用手指指着，孩子就变成了身高六尺的成年男子身，站在水波间嗔责地说：“你前世取我的金帛，把我推到水里溺死，若不是菩萨给我解怨，誓不饶你！”夫妇才默然信服。

从这里要看到人心的虚假。前世为了金帛的利益，把对方推入水中杀死。这一世对方讨债转为儿子，只认为他是我生的养的，视为宝贝，爱著不已，当和尚把孩子扔到水里时痛不欲生。之后忽尔间现出前世怨家的相我饶不过你！”当时他的心就歇下了。生死剧就是如此，亲变怨，怨变亲，或者亲变成中庸的普通关系，又由普通关系转成亲，再由亲转成怨等等。像这样，看到前后世业的变现，就知道并没有固定的亲怨关系。

具慧者知道后，终究不要起贪，对亲人止息爱分别。



转心的时候，一方面要看到过去由于执亲怨有常，对亲好，对怨不好，这是常的非理作意引出的颠倒心。现在看到亲怨只是业的一时表现，是分别心的假立，拉长来看没有什么常，亲变怨、怨变亲，就知道没必要对一者好、对一者不好，偏执是错误的。另一方面要看到，轮回里的众生都是惑业力的幻化，都没有乐、具足苦，所以，应该平等地以慈悲心对待，对每个众生都要起拔苦予乐的心，这就是如理的心态。也就是要再再反省错误的根源所在，发现从前到后都是颠倒系统后，就要把它拔掉，换成如法的系统。看到亲怨无常后，对一切人都要予乐拔苦，发善心对待。

苦乐无常

苦乐的阶段亦是无常的，譬如很多人上半生富裕安乐，下半生却贫乏困苦；又有很多人上半生苦，下半生却很安乐；还多有上半生作乞丐，下半生却成了国王。

“苦乐的阶段亦是无常的”，指由因缘幻现的苦乐是阶段性的，不会一直那样，一段时间有福就乐，一段时间没福又落入苦中。善恶业力不断地在表演苦乐，因此不要把苦乐看成永久的。接着要以事例认识到，的确有这样的情形，这是事实。而且并非偶然，它是普遍的状况。

譬如很多人上半生富裕快乐，但若干年后命运大变，下半生却贫乏困苦。很多王公贵族花天酒地，后来一个政变就成了乞丐或者被关进监狱等，这非常常见。

像很多人越洋过海到异国去淘金，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有钱，但若干年后，那里就变得很穷了，只好飞回家乡。

又如男女间的爱恋情感，这里面的苦乐变得太大了。一下子觉得很甜蜜，一下子又觉得很痛苦，常常如此，在看似幸福的状态中埋藏了很大的悲苦。

昨天还是总统，今天就被逮捕成为阶下囚，太快了！像现在的总统竞选，只上任几年，过后新的总统一上任就要查老账，害怕得自杀或者变得非常困苦。人事的遭遇风云万变，不要执定有常存的苦乐

祸福瞬息万变，根本保不住。我们对无常的苦乐不要作得失的缠缚，得了一点苦就认为命好苦，整天阴雨绵绵，什么时候能放晴？要知道苦是暂时的，过后又会转变，交上好运，自身、家庭、事业等都变好了。但过后又不景气，大起大落的也有很多，小起小落的更是不计其数。对于乐也不要执为常，现在乐的时候要防住后面的苦，因为乐的后面就是苦，“乐极生悲”是不变的名言，常常这样变换轮转。

只要还在轮回，再怎么都要走到苦里去。

贤劣无常与分别无常

贤劣也是无常的，从世间方面来讲，有功名利禄、能言识广、为人信重、勇健机智的一些人也是到了衰败之时，先所积集的福德已尽，此时一切心思皆起颠倒、一切所作皆不顺遂，被人讥笑、自生懊丧、受人轻贱，唯成这样。以前有的那些少分功德好像成了穷尽后什么也没有了。有很多人是这样。很多以前被称为无见识、无头脑或奸诈、妄语的人，后来反而得到受用及财富，如所说“欺诈老了成主翁”一样成为他心信托之处，算是有贤德、思虑的人也屡见不鲜。

首先要得到“在获得圣者地以前，自己的心贤劣无常”的胜解，由此看到，在我心上有由贤到劣和由劣变贤两种走法。又要明白怎样是由贤到劣的走法，看到自身的危险性。再要思维，我要怎样调控好自心的缘起，让它保证由劣到贤呢？由此就精确地认定，在缘起上每天不可缺少外前行的修心。这样得解后就要下决心：我一定要按这样做，效仿米拉日巴尊者。

首先由贤到劣。有些人过去是人中的佼佼者，又有功名又有利养，做什么事都很顺利，被人们恭敬服侍，顺缘围绕在身边。自己口才也好、能言善辩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又有大的见识、广阔的视野。又为人们所信重。“信重”指大家都信奉他的言教，认为他不会欺骗我们，很可靠，堪为委信之处，要评判什么都以他为量，要做什么都找他商量。像这样，他说的话大家都不违背而能信任采用。再者勇健机智，做事很有力量，很强悍，而且心思灵活，遇到事情都能灵活处理。

这样的人中强者，当他从前积集的福德已尽时，就出现极大的转变，太无常了。以前那么聪明能干，样样事都能处理，现在变得心思都颠倒了。以前特别顺，做什么事都很容易成功，现在做什么都不能随心满愿、很倒霉。从前人们都赏识他、敬重他，认为他的话特别有份量，现在人人都嘲笑他，自己也整天失魂落魄的，到了日暮途穷之地，别人都轻贱他、小看他，变化非常大。



再看从劣变贤的情况。年轻时很差，没见识、没头脑，心还很不好，特别狡诈奸滑、尽说妄语，后来却得到了财富和受用。正如俗语所说，“奸诈者年老成了主翁”，成了大众当中的主要人物，大家好和坏的事都问他，成了众人的信托之处，大家觉得他特别可靠，算是有贤德、思虑的人。这就看到变化很大。从前狡滑，动坏心思，说话不诚实，没人信任他，后来却变得很好。经历了人生中的很多风雨变迁，他的善根发动，开始学好。而且一改过去幼稚无知的状况，办大的事业，领导很多人，有深谋远虑，成为众人中的主轴。大家考虑不来、没法判别的很多事，他却有抉择力，能见到这里的利害关系、看清前途方向以及为众人判决，成了很优秀的人。这样的例子也特别多。

佛法方面也如所谓的“道人老年学求知，廉者老年勤积蓄，导师老年成家长”，上半生是舍尽俗事的舍事者，也于下半生勤积财物；上半生为人说法的阿闍黎，也在下半生做了猎人、行盗抢劫；上半生持戒的堪布，却在下半生做了很多孩子的父亲等等。又有上半生唯行罪业，下半生唯修圣法而得成就；或者即使未得成就，然于临终时已得入道，成了来世增上等，也多有此事。

佛法上也有由贤变劣、由劣变贤两种情况。首先讲第一种。就像俗话所说，过去有一点实修证德的人，譬如修白骨观能修起，修过出离心、菩提心等，很崇尚实修实证。但到了老年反而去求知识，说要学这个学那个，跑到为学日益的路上去了，尽在积知识中度日，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再者，年轻时对财产五欲很生厌离，弃之如唾液，到老来却一针一线都积蓄，特别贪财。再说，年轻时成为大众的导师，引导大家修行，老来却成了一家之长，儿女成群。所以，佛法上的事很难说，众生的心时时都在变，一下子落下去身份就变了。也有可能反过来。譬如从前是黑社会老大，或者尽做一些贪赃枉法的事，是个浪荡子等等，后来出家成了佛法上的人才，这也有很多。

所以，在当前刹那性的贤劣显现中，连一个常、坚的也没有。

观察了世法和佛法上贤劣显现的变迁，可以得出结论：我们当前见到的刹那性的贤劣显现，没有一个是常住和坚固的。“连一个也没有”就是讲“诸行无常”，一切贤劣显现的运行都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地在变。



如此在尚未获得将我执逐出境外、现起无我空慧的圣者地前，贤劣之现相全无常性之故。

“如此”，是说由前面举的例子引到对总体状况的了解。先前说到贤劣无常的阶段，特别指出在此期间自己随时可能变坏，而且可能坏得很厉害。分界点在哪里呢？内在最大的魔头——我执没有驱除、生起无我空慧，达到圣者地以前。这期间当然有我执，它是根本力量，无始以来的所有烦恼恶业都是由它作为指使者而发生的。在此期间，一遇缘就可能滋长，缘着顺境起贪、逆境起嗔、高境起骄慢等，各种烦恼都会发展。

需要恒时修死无常，以及常观己过，常处低位，常发求解脱心厌离心，常学调柔不放逸，常时思维有为皆无常及轮回之苦后，于忧患、伤感及心如死灰上学。

这里讲到，为了避免自己变坏，每天都要做修心功课。一、修死无常，让心转入法道中。一想到死无常就知道世间法毫无意义，只有圣法可依靠，由此一心修法，当下就要修法，这是转心入法的关键。

二、防止变坏的关键是在以我执缘功德起骄慢等上做防护。这就要常常思维，分辨自身上的种种过失。看到过失就不会起骄，而是起谦下心。而且，无论心态还是行为上都要取低位。以这两条来防止念自身功德而发起骄慢，从而避免达到特别高傲而忘乎所以的发狂状态。

三、常常起求解脱心和厌离心。让心一直求解脱、一直厌世间，而不是在反方面增长贪。不然心就会奔驰于五欲、名利、声色等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，觉得什么都可以享受、放纵，然后就陷在贪婪中，一下子变坏。

四、调柔和不放逸。“调柔”就是不让我执强盛。所谓的个性、我如何如何等，一种刚强地护持“我”的错乱习性，这些都要压伏。学调柔，就是把“我”的刚强、棱角、个性、固执等全部拿掉。“不放逸”就是学一个“不敢”，知道这很危险，一旦放逸到五欲等中，那准保要变坏。

五、对待有为法的世界、轮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意义也没有，觉得这里特别可怕。这样思维后，让心去学一种相反的佛法心态。不是像世人那样激动兴奋、有无穷无尽的幻想，而是想到轮回这么苦，自身很伤感，感觉落入这种状况特别可悲。之后要发展到极点状态，那就是对轮回心如死灰，彻底死了心，没有丝毫求取的心。这样就能保护好自心一直在法道上增进而不堕落。

总之，这些教授是针对我们念头上的很多问题，直接来做纠正，不让心往非法方向走。这样就能变成真正的好修行人，能真正有道心。不是外皮用佛教来包装，内在演我执、狂妄、放逸等的魔剧，内心演魔剧就必然做魔，必然变坏。

*随便简单分享一下自己阅读后的感受？